

我的一个春天

□章铜胜

的树是马尾松,那是上中学时,参加学校植树活动时栽的。在春天栽几棵树,成了我不曾实现的一个梦想。

不管在哪个春天里,都要出去走走。我想去一处水流,看桃花春水,看水畔的野芹、蒺藜、芦芽、马兰头、荠菜等等,也看青蛙在向阳的水岸边产下一团团黑黑的卵,看那些卵变成一群黑黑的小蝌蚪。想去一处人烟少至的野地,看婆婆纳、地丁、蒲公英、蓝花苜蓿和许多我叫不出名字来的野草,开各种各样碎碎的小花,缤纷而又热闹的样子。想去一个山村,沿着村子里小路,随意地走走,看人家院子里正在开着的花,坐在门前的老人和在院子里嬉戏的孩子,看站在院门前的一条狗和四处觅食的鸡,都有别样的趣味。在春天里最想去的,还是一处江南的古镇,依山傍水最好。镇子里有诗意烟雨,也有人间烟火。有市声喧嚣,也有雨声清脆。人烟密集处,可以擦肩接踵;偏僻街巷里,也

一场场细雨,洋洋洒洒,了无边际,斜织在故乡的草场,给大地抹上了一层浅浅的、嫩嫩的、茸茸的绿意。

此时,一个人或一群牛在草场呆久了,会幸福得出神。似乎,有一种神秘的声音,轻轻萦绕在耳际,但仔细听来,却什么也没有。有经验的牧人告诉我:那是草籽拱土、芽尖翻身的声音,草儿集体醒了。

雨霁天晴。一轮红殷殷的旭日,无比娇羞地贴着河面冉冉升起,崭新的一天开启了。那简直是一幅清丽的水彩画,只见草场上,到处闪着晶莹剔透的露珠,此时的青草,在雨水的作用下已淹没足踝,沁人心脾。随着第一缕金色的阳光洒向大地,气温渐渐上升,肥沃的草场土地,宛如一团大酵母在悄悄发生嬗变。

不知不觉,雨露慢慢变干,地气袅袅蒸腾,在草滩上空笼罩了一层淡紫色的春烟,与天边的烟云相接,融为一体。

“滴滴溜溜……”从望不透的烟云深处,传来了一串清脆婉转的鸟啼。那鸟儿,就在我驻足的上空——那简直是一个仙境,天空嫩嫩蓝蓝,烟云朦朦胧胧,仿佛有一枝无形的巨毫,饱蘸了石绿与花青,采用传统的湿画法,以天幕作宣纸,大尺度写意,一层接一层晕染。是云雀!

那是一种美丽的小鸟,背部呈花褐色,腹部米白,圆圆的小脑勺上顶着一枝短短的羽冠,像小小的女王,又像美丽的公主,更像一位多情的歌手,是那么的娇俏,那么的活泼,那么的可爱。

此刻,它稳稳地悬停在半空,俯瞰大地,迅疾而灵巧地扑扇着翅膀,宛如一小团黄褐色的柔雾,恰似一朵绽放在碧空里的花儿。

令人不可思议的是:这样的一只小鸟儿,它的声音是如此的清越、嘹亮、好听,有一种穿透力,不歇地穿越

在弥漫的春烟,在大面积的金色阳光下飞翔,让草场上的牛儿听见,让河水里的鱼儿听见,让草地深处的虫子听见,让天边的云儿听见。

风,缓缓吹过草场,发出沙沙的温柔声响,由远及近,翻卷成一道道深绿色、碧绿色、嫩绿色的草浪,大朵大朵纯净的阳光,随之在色块上跳舞。

倘若,你的心再静一点,你会听见,在头顶的这一只云雀附近,有另一只云雀在伴唱;如果,你再走远一点,你又会听见,空中有其它云雀在叫;假如,你一路沿着草场走下去,你会惊讶地发现:草场上空,简直是云雀们的歌舞场,而烟云,为它们的即兴表演营造了无比浪漫的氛围。

据身边的牧人介绍:云雀是一种聪慧的益鸟,以植物的种子、昆虫为食,到了春季,一对对雀儿以草茎、草根编织窠儿,开始孵卵,抚育后代。它们是草场的小主人,更是牧民们的好伙伴。

此刻,它们在天空里叫,那么的愉悦,那么的欢欣,那么的激昂,一唱一和,心心相印,在我听来,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在呢喃,如蜜糖似的絮语,又像一对小夫妻在拌嘴,如撒娇般的嗔怪。

春牧时光,因为有了这一只只小精灵,显得格外鲜活,充满灵气,春意盎然。

在这个阳光如水一般汨汨流淌的午后,我幸福地躺在草地上,浸沐在金色与绿色交织的旷野,暖洋洋地享受慢时光,任云雀的啼唤,像一枝枝温柔的利箭一样,骑着碧绿的微风、金色的阳光,直直钻入我的耳朵,穿透我的心房。

梦里,我仿佛浮了起来,直飘烟云深处,发出了平生第一缕欢啼,滴滴溜溜……

云雀在春烟里叫

□刘峰

他日相呼

□沈成武

俗话说:“七岁八岁讨狗嫌”。八岁的孙女和她相差五岁的小弟,正是最闹人的年纪。

他们不在一起不行,在一起待不多久必起事端。常常为了一个玩具,两人各不相让,一旦抢到手,不消片刻便弃之如敝履。大多数情况下,小弟是“肇事者”。姐姐正在堆积木,小弟故意开“车”撞倒;姐姐搭的多米诺牌,小弟出其不意将多米诺牌推倒,然后玩掌大笑。姐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,要学斑马英语,还要做作业,受不了小弟跟昆虫一样围追堵截,因此,家中姐姐的声音此起彼伏:“小弟,再拽我裙子我告诉阿妈。”“阿爸,小弟又拿我书了。”“阿婆,小弟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。”“阿爸,小弟不听话,揍他。”

当然,姐姐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。小弟喜欢做烧菜做饭的游戏,一个人玩得不亦乐乎,姐姐会“主动”帮帮忙,这让“大厨”很不开心,推不开姐姐,不是哭就是拳脚相向。小弟对车子情有独钟,步子还没走稳,便能叫出路边所有汽车的车名。他的至爱是动画片“校车歌德”中小汽车,家里买了五辆,谁都不让碰。姐姐有时故意激怒小弟,抢了小汽车,任凭我们怎么劝,就是不撒手。小弟哭得声嘶力竭,她却愈加淡定。

我知道这是“争宠”的意念在作祟。小弟没出生之前,姐姐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。出个门,后面有四个“跟班”,浩浩荡荡的。有了小弟,得分出一彪人马照看他。这份小小的失落感,姐姐时常要找补回来。除了与小弟斗狠,还自降身段,寻求疼爱。有一天,姐姐说她很不开心,问了许久才明白,她不愿意当姐姐,让我们叫她“小妹”,还娇滴滴地说“小妹听话话”。还有一天,姐姐说什么也不穿鞋,我们说不穿鞋要感冒的。她说,我生病了,妈妈会来照顾我。这话听了既好气又心疼。

爱玩是孩子的天性。姐姐尽管是班长,可她说最喜欢的事情是玩。小弟更不用说了,不但自己个玩,还常常拉上姐姐。两人的玩法、兴趣不同,自然矛盾百出。姐姐说小弟“调

皮捣蛋”,他欣欣然地说“我是调皮捣蛋”。这样的结果,小弟遭受姐姐的“毒手”就在所难免。小弟痛了,哭上一二声,泪珠还挂在腮帮子上,又死不悔改地凑到姐姐身边。

他们每天都得打上几架,好了又打,打了又好。姐姐对小弟的好显得很“夸张”。高兴时,她抱着小弟,神情并茂地说:“我最爱小弟了。”我家有一只玩具猪,姐姐爱不释手,洗澡都带着。她说:“这是弟弟。小弟属猪,我要带回宣城。”还说:“以后我好跳街舞,多得奖品,给小弟当生日礼物。”小弟对姐姐的爱很质朴。姐姐不小心将番茄酱汁弄到手上,小弟见了,忙跑去和妈妈告状:姐姐手淌血了。非拉着妈妈去看看。每次坐电梯上楼,姐姐喜欢在13楼下,要爬一层楼梯回家。小弟见姐姐下电梯,以为姐姐下错了,总是急得跺脚大哭。

他们在打打好好,好好打打之中,一天天长。姐姐也愈加明白事理。一天,两只麻雀在窗外栅栏上蹦蹦跳跳,我喊姐姐来看。她看了一会,忽然问我:“它们是来看美女的吗?”我借机对她讲了一通“鸟美在羽毛,人美在知识”的道理。一次,姐姐洗了澡,穿着漂亮的裙子跑到我面前,扭着腰肢说:“我漂亮吗?”我只是淡淡说了句“鸟美在羽毛”。姐姐默默离开,转身捧来她的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。“调皮捣蛋”的小弟,刚进幼儿园就会背“秋天到了,树叶黄了,一片一片落在大地妈妈的怀抱”。我们想让小弟背的时候,他怎么都不肯。姐姐背,小弟又不让。我就故意背错:秋天到了,树叶黄了,一片一片落在大地母亲的怀抱。小弟立马说,不对不对,是这个样子的。小弟重新背过后,还一板一眼地教导我:“是大地妈妈,不是大地母亲”。看见下雨,小弟会说“我看到呱呱啦啦的雨声”;遇见不理解的事情,他居然会说“不可思议”。

每每记着孙女孙子打闹,脑子里总是浮现齐白石的一幅画:两只毛茸茸的小鸡,在争抢一条蚯蚓,画的题目很有意思,叫《他日相呼》。今日相争,明日却相呼,有一种精神的充盈感。这是手足之情日渐深化必不可少的过程,也是一份温馨、动人的期盼。看着孙辈在白石老人画境中相争相呼,我满心欢喜。



望春

周文静 摄

喋喋纷争话白兰

□李柏根

旧小区违建被拆,留下光秃秃的院墙,冬天四壁阴冷,夏天热气薰人。为改变环境,我沿着院墙周围,栽种“金色小蜜橘”、“满脸堆含笑”、“滴水观音佛”和松、竹、梅等植物。就是寒冬腊月,小院也是春意盎然。可老伴喜爱花卉,埋怨我院子里尽栽些不香的花木。为了弥补她的“缺憾”,我跑到花市买回两盆一大一小、一高一矮的白兰花,美其名为“姐妹兰”。

谁知买回来花,也同时买回来“争论”:“老头子古怪人,买花买畸形,到时一花欢喜一花愁。”我两手分别拎着一大一小的花刚一进门,就遭到老伴如此数落一通。我平心静气地想:从护理角度而言,花苗入盆浇水、施肥、温度等诸多环节是带来了不同的方法和矛盾,如果两棵一样大,这些问题就简单多了。

解铃还须系铃人。于是我用百分之二十的有机肥掺拌沙夹土,分装到一大一小两个盆子内,当装到整个盆子容积的三分之一时,将白兰的根系

疏平展开放于盆内,一手扶正花身,一手均匀培土,离盆口约欠一公分时,培土终止,两手张开成合拢式,轻轻将土按紧、压实,花身不摇晃,利于生根定形。就这一过程,老伴一会儿说我基肥用的少了,一会儿又说盆底垫土太多。其实,她是把种花与种菜混在一起,仔细观察,花的根系是盘状的,在盆土内平面生长张开;菜的根系多数都是垂状的,菜地刨得深,利于根系生长,蔬菜容易吸收水分,其叶子就会长得肥壮脆嫩,而白兰花则反其然,它的枝杆粗,叶子细小。这是花的底肥、盆内垫土用量与种菜的不同之处,同时也是栽种盆花的“先天之本”。

万物生长靠太阳,雨露滋润润苗壮。白兰,包括其他各种“兰”,对阳光、水分的吸收尤为敏感。所谓“春夏不干,秋冬不湿”,是说四季浇水、洗浴要严格控制适度。而老伴则悖于此理。浇水不看天气、不分季节、不分花种,简直是乱浇、滥浇。更为甚者,将水从花顶灌下去,盆土冲得四散,连根

系都冲出来了。为此我常常与她“论战”,并示范着从花的周围慢慢浇灌,让水均匀地渗透下去,这就是浇水要浇根,润物细无声。

其实,白兰花的成长和人的成长相似。它不仅仅要向外生长枝叶,也要向内生根。如果其根系生长不够稠密,在盆底延伸不够平实,那么它的枝叶也无法长得茂盛,无法伸展开来。反过来,如果枝叶长得舒展,不开阔,那么白兰的根系肯定扎得松而不紧,散而不馨,延伸也就不够宽阔。因此,我对那棵“身材”弯曲的小白兰,用一根细竹竿插于盆内,将花身的弧度紧靠于竹竿,用橡皮筋拴紧。白兰日以渐长修长。现在小白兰几乎与竹杆一样,枝杆挺立,叶面盈绿,充满生机与活力。教育子女也应如此。儿女们既要有外在事业的发展,也要有内在的修为,而这二者是互相依存,互相促进的。要做个秀外慧中之人,既要学会内外兼修,同时也要学会外向与内向的统一。

“争争吵吵,白头到老”。如今这两颗“白兰姐妹花”,或者习惯了在我和老伴的“争吵”中相伴相处,正静“俏”生长。眼下正逢惊蛰春风,它们终于昂扬吐气,抬头向上,枝头上那婷婷玉立的“白兰兰”,含苞笑新春。



高光明人物篆刻作品集